

<<岁月留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岁月留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4311919

10位ISBN编号：7564311916

出版时间：2011-5

出版时间：西南交大

作者：罗超群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岁月留痕>>

内容概要

《岁月留痕》是一部纪实性的回忆录，回顾了作者罗超群的人生经历，包括他的童年生活、中学生活、大学生活、军旅生活、公安与东汽岁月，还简单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。通俗易懂，故事性强，适合绝大多数读者阅读。

<<岁月留痕>>

作者简介

罗超群，男，中共党员。

1927年10月9日出生于重庆市万州区分水镇大兴村。

文化程度：大学肄业两年。

职称：经济师。

1936年念私塾1年，1937年至1942年6月在原籍读小学，1942年9月至1948年4月在万县读中学，1948年5月至1949年6月在重庆读大学，同年9月至12月在万县辅成学院经济系学习。

1949年12月20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先后入42军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学习6个月、到军后勤部会训队会计业务培训3个月，然后被分配到军实处任军实员。

1950年10月出国参加抗美援朝。

1952年5月因重病后身体虚弱回国，在祖国留守处转业大队当文化教员，同年10月转业到哈尔滨市公安局，入干校学习俄语，1年后被分配到外事科当外事民警。

1968年5月调四川东方汽轮机厂。

1987年末退休。

<<岁月留痕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篇 根 第二篇 家 第三篇 童年 第四篇 中学生活 第五篇 大学生活 第六篇 军旅生活 第七篇
公安与东汽岁月

<<岁月留痕>>

章节摘录

我家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家庭。
祖父罗国财是铁匠，叔祖父罗国发也是铁匠。
到我父亲那一辈兄弟三个，父亲罗世乾，二叔罗世坤，么叔罗世宣都是铁匠。
到我们这一辈，母亲谭登珍共生了十一个小孩，夭亡了两个，大哥罗常福，二哥罗常禄，三哥罗常寿，我排行老四，名叫罗常喜（参军后改名为罗超群），五弟罗常智，么弟罗常海，还有大姐罗常珍，二姐罗常玉，么妹罗常梅。
我们家有个规矩，铁匠手艺传男不传女。
我们兄弟六个，除我之外都是铁匠，孙子辈也是铁匠，所以我们罗家可称为铁匠世家。
我祖父同我祖母邓氏结婚之后生有四个姑娘、三个儿子。
我祖父虽然铁匠活做得很好，但只靠一人工作养活九口人，家庭生活是十分困难的。
家里只租种了一点山坡地，祖父则带着一个或两个大的男娃去打铁，还剩下老少六七口人在家里窝着。
租种的一点山坡地基本上就是荒着，撒下种子以后就无人管了，地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也没有人动手去锄一锄，更谈不上给庄稼施肥、浇水等。
一家人宁愿蹲在家里饿着肚子等着祖父买粮回家下锅做饭，也不愿意设法把地里的庄稼侍候好，多打点粮食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
做铁匠活也有淡季，遇到淡季，活少挣钱就少，买不起米，就只能买点杂粮，如豌豆、胡豆之类的东西，回家搞豌豆羹羹或炒煮胡豆吃。
所以那时候家里经常是缺粮断顿儿，处在半饥半饱的穷苦状态之中。
我父母结婚之后不久就分家出来自己过。
分家时祖父只给了父亲五个小钱和一口小铁锅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
分家出来时，父亲的铁匠手艺尚未学成，只好租种些山坡地，勉为生活。
挨饥受饿，习以为常。
后来父亲找到了刘其祥铁匠为师，学徒三年，勤学苦研，铁艺竟成。
从那时开始，父亲卖艺，外出打工，母亲在家中领着子女种地。
父母双双勤勉、省吃俭用，苦干了好几年，才开始有了节余。
于是就租种了当地大地主唐四老爷的一片水稻田，地名叫小垮，租子是十担。
母亲很能干，她在家领头干，父亲仍在外打工卖艺。
母亲雇了一个长工，外公谭荣畅也在我家帮忙。
母亲和外公领着大哥二哥、大姐二姐一帮孩子和长工，把水稻田和旱地都耕耘得很精细，年年丰收。
过路的人看到长得绿油油的一大片水稻田，无不称赞地说：“这个女人真能啊！”
我是1927年10月4日（农历丁卯重阳）在小垮出生的，两岁多时，我的家就迁徙到谭家山鹞子崖去了（离小垮只有三公里远，同属大兴场一个保管辖）。
我在鹞子崖居住的时间很长，从两岁多直到1949年12月我离家参加革命为止，一直是以鹞子崖为家。
我在大兴小学校初小毕业后，到培文小学上高小，到万县大公中学上初中，到万县师范学校读高中，到重庆上大学。
或是每周一天假日，或是隔周两天假日，或是半年一放的暑假、寒假，我都乐意回到我的鹞子崖那个温馨的家。
那里有疼爱我的父母，有兄嫂姐妹和弟弟等亲人；那里的乡间小道、坡坎田园都十分熟悉，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倍感亲切。
鹞子崖坐落在四川省万州市葵花寨一座大山顶上的一个山垮里。
山垮呈撮箕形，坐西朝东，旭日东升，经常可看到日出的美景。
南、西、北三面都有小岗围着，岗上松柏成林，四季常青；岗坡上是旱地，形成南、西、北三面一条带状坡地；岗下是一丘连着一丘的水稻田，形成南、西、北三面一条带状平展的水域；往下走又是围着南、西、北三面的一条带状坡地；再往下走就全是一丘连一丘的水稻田了，形成一大片水域。

<<岁月留痕>>

山垮从西向东伸延出去约有一千多米，从南到北也约有一千米。

在箕口处是断崖绝壁，峪深万仞，人兽无法攀缘，只有鹞子、雄鹰筑巢其间，故地名曰鹞子崖。

在绝崖北端有一个半天生半人造的山洞，据说是富人用来躲避土匪兵灾的。

在山洞门前有一个一米宽、三米长的小走廊，离崖上约有二十米高，走廊边沿用条石砌有半人高的栏杆。

进入山洞的一条路是用绳索将人或食用的物资吊下去，然后由走廊上进入山洞；另一条路是一条与走廊平行相衔接横着的石缝，可容一人匍匐到走廊上再进入山洞。

我的二哥、二姐、嫂子和小妹割草时都进去过。

洞里空间有三米多高，面积有两三间房屋大。

里面还有股泉水，喝起来瓦凉瓦凉，甜丝丝的，可供饮用。

断崖绝壁的南头有条小毛径，二哥、三哥他们经常爬上爬下，可我只走过一次。

那是在我九岁的时候，学校放暑假，一天下午我背个小背篓跟着二哥、三哥去割牛草。

去时是翻过我家屋后小山梁再折向东从山冲里绕下山去的，然后又向南横绕到断崖绝壁的底下。

由于下山时在半途中有很多放牛娃汇集到了一起，南天北国地胡扯，话多，说个没完，耽搁了两个多小时。

等割满了一背篓牛草，天就快黑了。

如果按原道绕回去，那回家就太晚了。

于是二哥说：“我们抄近路从小毛径爬上去吧。”

二哥在前，三哥在后，把我夹在中间。

有好几处崖坎根本没有路，靠我自己是攀不上去的，二哥先攀上去，拽着我的手往上提，三哥在下面用手把我往上推，他们俩连拽带推，硬是把我送了上去，然后三哥再爬上来，我们就这样一节一节地往上爬。

但有的地方有小径，我就可以自己走了。

因为总长只有七八百米，所以很快就爬到了我家的红苔地——二地。

上面有路可寻了，离家也只剩一千多米了，天刚黑我们就到家了。

在西面岗下盖有一排七间草房作住屋，坐西朝东，两边有厢房，左侧是猪圈，右侧是牛棚。

房后是块坟地，靠房后坎上栽有许多翠竹，成林遮阴。

左侧猪圈后面是一块很大很平整的旱地，栽有许多桃树；右侧牛棚后面，在两丘水田的旁边除了我家的一块菜地和爸的铁匠铺外，还有一块大的旱地，也栽了许多桃树。

草房冬暖夏凉，住在里面挺舒服的。

鹞子崖住的都是独户人家，也是个典型的乡村农民居家之所。

环境幽雅，清静宜人。

平时很少有人造访，但可听到左右岗上邻居和隔沟相望对面山上人家的鸡鸣犬吠之声，居在其中真有“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感觉。

.....

<<岁月留痕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